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罗选民



对话：文化 视野中的文学

何云波 彭亚静 著

2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I512.06

17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对话：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何云波 彭亚静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7335

RDA46/06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 何云波、彭亚静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96-2119-2/I. 1951

I. 对... II. ①何... ②彭... III. ①文学研究-俄罗斯
-文集 ②文学研究-苏联-文集 IV.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577 号

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何云波、彭亚静 著

责任编辑:刘哲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5

字 数:200,000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19-2/I. 1951

定 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即将付印，作为丛书主编的我，不禁感到一些恍然。从设计到出书，仅四年而已，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来到了北方的清华大学任教，曾经工作过的长沙铁道学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与其他校合并，组成了今天的中南大学。

这一切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当初设计这套丛书，是出于学术考虑，仅仅是体现了长沙铁道学院一贯的风格而已。早在 80 年代，铁道学院外语系就主编了《外国文学欣赏》杂志。90 年代后，学术之风气空前高涨：1992 年承办中国社科院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意识”学术研讨会，1993 年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此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连续两年刊发外国语言文学专集；1994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在长沙铁道学院成立，《外语与翻译》杂志也在同年创刊。在随后的年月里，举办了“第九届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全国第九届科技翻译研讨会”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Peter Brooks, Stephen Anderson,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讲座教授 Joseph Rhyclak 等国际知名学者讲学；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许国璋、赵世开、刘重德、桂诗春、胡壮麟、刘润清等先后应邀来学院做学术报告；1995 年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996 年初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第二个硕士学位点（翻译理论与实践）也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评审，成为全国理工院系中惟一获得两个由国家学位办评审通过的硕士学位点单位。外语系（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院）教师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学术奖，如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1999年有三篇论文被国际 SSCI 和 A&HCI 源刊收入。当时的铁道学院外语学院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靠的是老老实实做事，发奋图强，不弄虚作假，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当然，学校的支持十分重要。校长谷士文教授是电子信息图象处理方面的专家，可他对文科建设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出版《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的构思始于 1999 年，目的是加强学科学位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丛书汇集了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部分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刊发，但本次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些是刊发在《外语与翻译》（1994 - 2000）上的文章，该刊自创办始，以其高定位和高品位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编者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优秀的论文，分类编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丛书中，翻译理论占了较大的比重，有从文化层面来反映翻译研究的著作，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文集中有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两部，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两部，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著名学者沈宝基先生的两部书稿——诗集和译文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它们饱含着沈先生在创作和翻译上的毕生心血，绝大部分未曾发表。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面世会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的繁荣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我任院长期间给予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从而使资助出版这套丛书的提议能够在院务会和教代会上得到讨论和

通过。记得那时候，我们把创收的资金按比例投入在职工的奖励金、科研和教学三大块上。我们不但自己办杂志、出资出学术著作，还自己投资添置教学设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结果是，教师的个人收入年年增长，集体的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一种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其次，我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他们没有计较经济方面的得失，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社的“十五”重点图书，为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树立了榜样；我还要感谢丛书顾问刘重德教授和吴元迈教授，感谢他们多年来对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和我本人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外语系在丛书出版的后期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罗选民

2003年10月9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序

张铁夫

前些时候,云波告诉我,他和亚静女士合著的论文集《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即将出版,要我给集子写一篇序。我虽然不擅长写这类文字,但还是欣然答应了。

据我所知,这本论文集是云波关于俄苏文学的第四本书。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肖洛霍夫》和《回眸苏联文学》等学术专著。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文化分析。

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文学的非文学构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而文化研究,更是热点之热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亲历的两次会议就是如此:一次是1993年7月在湖南省张家界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另一次是1994年8月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主题为“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然而,究竟是进行纯粹外在的“文化阐释”,还是以文学为本位,为中心,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不应该过度外部分,把文学研究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而应该是撷取当代文化、哲学的方法和视点,对文学进行由外到内的深层透视,即始终以文学为中心。云波的这几

本书就正是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作家作品研究的。它们既超越了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又避免了那种“泛文化”倾向，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当国内多数同行仍在进行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时，云波就已经开始自觉地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尝试了。1988年他所提交的长达四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就是从宗教角度去解读陀氏的。这在当时，几乎还是个禁区。他把陀氏的宗教归纳为人道宗教和民族宗教，认为需要是陀氏宗教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并论述了宗教意识对陀氏创作的深刻影响。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罪’和‘救赎’论的出发点及最后归宿都不是神，而是人。他一生所关心的正是人在现世面前的生活，人的道德的完善。因而在表现人的原罪性的恶时，他又着力挖掘普通人的人性美，展示他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追求。他的神的形象乃是人的理想化，这理想的‘人’的形象便成了尘世的人的最后归宿，从而在宗教的说教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倾向”。这段话，就是他对陀氏的宗教意识进行深入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从这篇论文开始，他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子对俄苏文学重新进行审视，并且把研究的层面拓得更宽。1997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就不仅从宗教层面，而且从文化心理、城市、“西方”形象、精神分析、现代主义、俄罗斯民族精神等多个层面，对陀氏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吴元迈先生认为它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在陀氏研究中“迈开了新的一步”。

从内容来说，本书中的文章涉及面较宽，它们不仅对普希金、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等俄苏作家作了评述，而且还论及到海明威、卡夫卡、沈宝基、叶梦等欧美作家和中国作家，以及诸如象征主义之类的文学思潮，甚至对沙俄时代的书刊审查和苏维埃时代的文学奖也有所议论，这的确是在广阔的文学领域里的一

次漫游；从形式来说，则不仅有对话式的长篇论文，也有杂感式的读书随笔。然而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这些文章都一如既往地注重从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等方面去进行分析，而且文采斐然，耐人寻味。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云波、亚静在他们主编的《中西文化导论》引言里说的一段话：“在这个过于浮躁、一切都变化太快的时代，大家崇尚的是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有多少素心人肯停下匆匆的脚步，在文化的古老的园地里驻足片刻，清茶一杯，聊聊往事？”应该说，这样的素心人还是不少。十多年来，他们在学术园地里甘于寂寞，默默耕耘，这才有了这一篇篇启人心智而又文笔优美的文章。我深信，今后他们还会在这块园地里继续耕耘下去，而且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01年7月于湘潭大学

目 录

总序·····	罗选民
序·····	张铁夫

第一辑 俄罗斯寻踪

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3
——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	
精神的流浪者·····	13
——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对话	
雷雨中的闲云野鹤·····	26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	
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37
——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化	
乡土罗斯的现代转型·····	54
——苏联文学与乡土情结的文化考察	
普希金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	92
基督教《圣经》与《日瓦戈医生》·····	104
肖洛霍夫与中国·····	118

第二辑 东西之间

世纪之交的选择·····	145
终极价值的寻求·····	153
——文学与宗教精神	
忧患与忏悔的双重变奏·····	161
——中、俄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之比较	
中西戏剧文化精神论纲·····	172
游戏的时代·····	182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89
——象征、象征主义文化探源	
如水如水·····	205
——沈宝基诗歌访谈录	
象征主义与中国情结·····	213
——沈宝基及其《哭城》	

第三辑 读书随笔

无言独上高楼·····	227
书刊的审查·····	230
对话的权利·····	233
高尔基的不合时宜·····	236
编辑的权力·····	238
走近俄罗斯·····	242
何必原因·····	247
文学奖,奖文学?·····	250

权力与学识	252
墙里与墙外	254
走近普希金	256
当代苏联反思文学的启示	261
苏联文学:世纪末的追忆	265
批评的眼光	270
《圣经》二题	273
狂人的睿智	277
欲望的两重性	279
“看”的威力	281
假装坦率的卢梭	285
海明威的自杀	287
卡夫卡的选择	289
古老东方的困惑	291
中国的后现代	293
爱与侵略	297
叶梦:巫与女人	299
武侠二题	302
直面梦的真实	306
回家的路有多远	309
知识者的自省	311
悲怆者谁?为谁悲怆?	313
苦了也白苦	315
何妨乱翻书	318
后 记	何云波

第一辑

俄罗斯寻踪

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

何云波(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以下简称何):亚丁,据说你的《顿河激流——重读肖洛霍夫》已完稿,我也应吴元迈先生之约,完成了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肖洛霍夫》。今晚,咱们趁在北外开会之机,坐下来谈谈肖洛霍夫。我曾在一篇随笔中谈到我所向往的批评的一种境界:批评是一种对话,一卷书,一杯酒,一盏茶,竟日长谈,寒宵对坐,会心处,娓娓道来,茶尽人散,犹有余韵。没想到竟在此实现了,真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刘亚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以下简称刘):是啊,我也觉得很难得。咱们一居巴蜀,一居湘楚,都是处在学术的边缘,就权当是一次边缘人的对话吧!

何:说到边缘,我便想起肖洛霍夫。苏联作家,似乎可以很明显的分出中心与边缘两大派,肖洛霍夫却介于两者之间。在20世纪的作家中,肖洛霍夫是惟一获得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斯大林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苏联和中国,肖洛霍夫头上也有过许多顶或褒或贬的帽子:无产阶级作家,同路人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人道主义者,富农阶级的代言人,苏维埃时代农民情绪的表达者……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面的肖洛霍夫,这其中颇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刘:这与肖洛霍夫作品本身的多义性、可阐释性有关。我在阅读、研究肖洛霍夫作品时发现,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存在着两种声音:当时时代的胜利者的声音和牺牲者的声音。前者适应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适应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的趋势。另一种声

音是被历史抛弃的人的声音，反映了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孤苦无依的控告。

何：不同声音的争辩，其实从《顿河故事》就开始了。阶级对立与伦理亲情，常常在同一作品中纠结在一起。“红”与“白”双方，都有过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大义灭亲”的行为。肖洛霍夫一方面突出了反革命一方面毫不顾及伦理亲情的残忍，同时又竭力把革命与人性融合在一起，《粮食委员》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初步显示了作家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特点：对话性，不同声音间的平等对话。作者的立场虽然是站在博佳金一边，表现了他大义灭亲的行为的合理性，但作者也给了另一种声音充分说话的权利。哥萨克们不肯把粮食白白地交出去，在博佳金的富农父亲看来，他的罪过不过是为了不让别人动一动他的粮食，他同时又提出反问：搜索人家的粮食，难道就合法吗？

刘：小说有一个细节，典型地体现了对残酷的非人道行为的惩罚。儿子大义灭亲，见富农父亲被杀而不救，父亲喊到：“我如死不了，要掏出你的心”。后来果然儿子被匪徒所杀，胸膛被剖开。这似乎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悲剧观：冲突双方都有不合理性，都要受到惩罚。

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博佳金救小孩的举动，就带有赎罪的性质了。小说后半部分，写哥萨克暴动，博佳金和法庭卫队长捷斯连科在逃跑途中，碰到一个快要冻死的要饭的孤儿，博佳金把小孩绑在马鞍上，目送两匹马轻快地跑向远方，他和捷斯连科却长眠在了草原上。这一情节似乎并没有非此不可的必然性。博佳金牺牲自己救小孩的理由并不是暴动者会对孩子不利，而是孩子会冻死，但孩子到了另一处地方，难道就没有冻死的可能了吗？并且，救一个小孩为什么一定要两匹马呢？他们中的两个人，即使一人要做主动牺牲，不也可以逃走一个人么？这让人不得其解。作者有意设置这样一个情节，目的看来很明确（甚至有些太明确了），就是要突

出“大义灭亲”的博佳金并非残酷的“野兽”，他也有着深厚的人性。

刘：有时，一个作品本身就可能有很多个层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看出不同的内容。比如《新垦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它曾经被当做证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东西。时过境迁，当集体化运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人们又从小说中看到了集体化运动的不人道、残酷的一面，集体化伤害了农村中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它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的前进是按照政治家对未来的许诺看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还是看多数成员从中得到了什么，是幸福还是悲剧？当文学家能够以超脱党派利益的眼光看历史进程，他便能发现一些当时被许多人所忽视的东西。《新垦地》骨子里是在为被损害者的利益而呐喊（当然在艺术处理上是体现为一种隐蔽的声音）。

何：《新垦地》从创作初衷来看，是要为斯大林、为农业集体化唱一唱赞歌的，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以此换来《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发表。但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现实，有些东西又使他无法回避，小说难以避免地就出现了两套话语，作家在为集体化唱赞歌时，我们又时时可听到一些不谐和的音调。基多克从赤卫军中回来后拼命发家致富，集体化运动却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读者不仅要问：一个红军战士在战争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家园，努力劳动，勤劳致富，这有什么不好呢？革命的目的不正是要使大家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吗？一个劳动者，什么都不干，一心只想着“世界革命”，难道这才是正道吗？也许，这就是在基多克的故事里所暗含的潜台词。“参参差差地”举手的场面，同样暗示了大家对基多克的一份同情。阿赫华特金在号召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员会上担心有的人不会卖力干活，后来果真成为现实，因为在集体农庄没有了为自己干活时的那种动力，以至后来达维多夫经常充当的是宣传鼓动员乃至“监工”